

## 乡村记忆

## 老湾不是湾

张永庆

## 一

三角湾，坐落在老家村子的西南方向。

名为“湾”，实则是座很大的水库，形如等腰三角形，上游两条白绸般的溪流，在顶角处温柔地挽成一个结，缓缓汇入湾中；底边是五十余米长、十余米高的大坝；两个腰的堤岸上，栽着密密匝匝的棉槐树，柔韧的枝条是乡亲们编筐织篓的上好材料。一辈辈村里人亲昵地将这里唤为“湾”，如同呼唤自家的孩子那般自然，然而他却不是湾，从前是大水库，如今是干涸地。

当年，站在大坝远眺，水面辽阔，顶角处若有人影，看到的只不过是模糊的轮廓，辨不清相貌。坝体中央，钢筋水泥铸就的闸门巍然矗立，上面雕刻的“水利是农业的命脉”八个大字，笔锋遒劲。

每逢农田灌溉季节，生产队长便安排两个壮劳力，拿着一把长长的专用扳手，像推磨似的合力旋转，将沉重的闸门缓缓提起，库水沿着主渠道奔涌而出，旋即又经过几条支渠，流到不同方向的庄稼地。清冽的库水驯服地沿着沟渠漫入土壤，无声地滋润着焦渴的禾苗。若遇雨季泄洪，三角湾里的蓄水与田间漫溢的积水汇作洪流，沿着主渠道奔腾咆哮，一路冲入鱼鸟河，直奔大海。

## 二

记忆里的三角湾，是村里最热闹的地方。春秋灌溉时节，流水淙淙，水雾轻笼。晨昏两头，男人与孩童在水渠里支着篓筐，盼着鱼虾自投罗网，为经年粗粝的饭桌添上一丝难得的荤腥。女人则聚在湾边槌布捣衣，棒槌起落，声声清脆，还夹杂着家长里短的密语，恍惚间竟有几分“长安一片月，万户捣衣声”的流风余韵，只是少了征人远戍的苦楚，多了乡野浑朴的温情。

盛夏，这里是孩子们的天然浴场，大坝上到处散落着一堆堆衣裳和鞋子，他们赤条条地在水中穿梭。一声呼啸骤起，便打起了水仗，嬉闹忘形处，连回家吃饭也抛却脑后。非得家长跑到大坝喊上几遍乳名，才见几个湿

漉漉的小脑袋极不情愿地游上岸来。一季酣畅，个个晒得黑不溜秋。

冬雪覆野，冰面如镜，这里又成了冰雪大世界。孩子们踏着自制的简易滑板飞驰竞逐，冰屑飞扬。亦有的打着陀螺，鞭声脆响，陀螺嗡嗡，谱就了一曲欢腾的冰上弦歌。

以三角湾闸门为中枢的沟渠河网，早已楔进村民的骨血深处，化为不灭的图腾。回溯至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每逢冬闲时节，田埂上插着猎猎的红旗，竖着“兴修水利”“人定胜天”的木牌。社员们呵着白气，踩着冻土，挥着镢头和铁锹，清淤修渠，他们把一条条水道精心连缀成网，终为广袤的土地编织起纵横的命脉。

上初一时，老师命题作文《我们的田野》，我提笔写下了三角湾。犹记文中稚嫩却赤诚的句子：“那一条条河渠，如同身上的血管，布满田野；那清澈的流水，恰似滋润万物生命的血液。”直至今日，默念此句，耳畔似有“哗哗”的流水声萦绕不绝，眼底那片被阳光吻过的土地，仿佛仍有粼粼波光在河渠中跃动，细碎如金箔，明明灭灭。

## 三

四十六年前辞别故园，总以为岁月会如潺潺溪流，纵使蜿蜒远去，源头仍能清晰可溯。

岂料十多年前我再回故乡，满鞋风尘踏上故土，才惊觉：近半个世纪的光阴，竟将记忆里的三角湾磨蚀得认不出当初的模样。儿时熟稔的乡间小路，本是刻在骨子里的坐标。我凭着记忆寻路，却发现许多小径已湮没于时光深处，偶有残存的路段，行至深处，却戛然而“断”。路旁曾清水潺潺的渠沟，更没了踪影。

三角湾呢？我疾步寻去，眼前只是一片干涸的洼地，面积也缩小了很多，当年水光潋滟、鱼跃人欢的景象荡然无存。唯有那道孤零零的闸门，兀立在岁月的荒滩上。

心头残留的一丝希望，让我想起了父亲的话：“三角湾的源头在南山。”于是，我沿着时断时续的河床南行四五公里，来到姑姑曾住过的

山村，也不见当年绿水绕青峰的景致。那条穿村而流，昼夜欢唱的小河，河底干裂得像一道道刺目的疤痕。

在一间旧屋前，我与一位抽着旱烟的老者攀谈起来。他用枯枝般的手指指向环绕的群山，烟嗓里滚着闷雷：“那些年毁林造田，山秃了，水少了，小河哟……”他将烟袋锅猝然往鞋底上重重一磕，溅起一星死灰，散落在灼热的风里。

## 四

我径直向山上走去，山顶上稀疏的松树在山风中摇晃，松针在簌簌发抖，嶙峋的山石裸露出干硬的筋骨。

我触景生情，想起儿时随父亲来走亲森林，捉天牛、采蘑菇，山体全是湿漉漉的，苔痕滑腻，溪涧如银丝带般纵贯而下，汇入村中的小河，奔向三角湾……而今，这些鲜活的记忆已褪成岁月泛黄的拓片，连水痕都凝成了石上的裂纹。

我拖着沉重的脚步踏上归途，一路举目四顾，田野里空旷得让人心慌，不免又想起了童年，那时的庄稼地里总有弯腰劳作的身影，渠沟里常有嬉水的光旋孩童。恰在此时，一阵海风裹挟着熟悉的咸腥味扑来，风中搅动着陌生的尘土苦涩。

临近村庄，才看到一片玉米地里，一个身影在夕阳下晃动。我快步走近，竟是童年的玩伴！他独守着自家的田地，身旁的柴油三轮车上，载着锈迹斑斑的巨大水箱，上面的一根水管正往地里淌着清水。玩伴见了，我欣喜中拄着铁锨，捋着已经打结（方言）的玉米叶，却慢慢打开了话匣子：“多年未见了，好想念小伙伴们啊……”我被他的情绪裹住了，他后面的话，我一句也没听清。唯有水管“哗哗”的流水声，在替整片土地数着的脉搏。

海风带着亘古的咸腥，拂过三角湾。当海风掀起衣角，脚下的泥土传来熟悉的踏实感，我忽然明白，总有些东西是风沙蚀不去，岁月带不走的，就像这风里的咸腥，土地深处的温热，还有记忆里的三角湾那汪清澈，因为它们早已把根扎进了我的血脉，成为心跳的律动。

## 怀故人

## 二妈

蔡成录

二妈（岳母）是一名普通的、勤劳朴实的农家妇女，以务农为业，但在我心里，她却是一位伟大的母亲！

1962年6月，我与二妈的二闺女结了婚。婚后，二妈始终像对亲儿子一样对我，小外孙女住在姥姥家，更是备受宠爱。二妈经常给她讲“孔融让梨”“铁杵磨成针”等故事，让孩子幼小的心灵得到美德与毅力的启蒙。我写这篇文章纪念她老人家，是作为女婿的感恩与追思。

二妈家住的是草房，街门门框虽然很旧，却挂着一块耀眼夺目的“军属光荣”的木质牌子。

她大儿子入伍后，时隔两年，小儿子也应征入伍了。家中缺少了两个劳动力，生产、生活有些困难。政府要给她家补助，二妈对来访的人员说：“咱家孩子在部队当兵，吃的是国家的，穿的是国家的，用的还是国家的。保家卫国，是咱应尽的责任和义务。俺家有困难，自己想办法克服，不能给政府和村里添麻烦。”二妈经历过旧社会，翻身得解放后，有着深厚的爱国情怀，对人民解放军也有深厚的感情。

大儿子接到入伍通知书时，二伯二妈就一再嘱咐孩子：“到部队后要听从领导，遵守纪律，好好干出个样子来。”小儿子入伍时，老人家同样用平实朴素的话叮嘱孩子：“到了部队，不要挂家里的事，和你哥一心一意当个好兵，给家里和村里争光！”

兄弟俩一前一后入伍，都满怀豪情热爱军营，服从领导，严格遵守部队纪律，刻苦练就过硬的军事本领。兄弟俩经常写信向父母汇报自己工作和生活的情况，父母都对儿子提出新的期望。兄弟俩书信来往频繁，彼此鼓励，样样工作都力争上游，进步很快，哥俩都光荣入党，并提拔为干部。大儿子在某部队任通信股长，小儿子在边防检查站工作。把两个儿子送去当兵，为保家卫国做贡献，二伯二妈从内心感到高兴，觉得“军属光荣”！两个老人精神焕发，整天乐颠颠的，脸上舒展着愉悦和荣耀的光彩。

二妈那一辈老人，家庭经济条件差，物资匮乏。她身体较弱却很勤劳，白天不闲着织花边，晚上在昏暗的煤油灯光下还继续织，鼻孔常常被灯烟熏得发黑，也不肯休息。花边棒槌在她双手指间像耍魔术似

的，飞快地传过来递过去，我眼花缭乱。一打花边样子，她十天半月就能织好，可以挣三四十块钱补贴家用。她不舍得给自己买件新衣服，自己常说：“新三年，旧三年，缝缝补补又三年。”

勤俭持家的思想，在二妈心里生根发芽。买件新衣服，她都要留着逢年过节出门穿，却从来不会让孩子们穿得衣衫褴褛。二妈经常亲手给孩子做“列宁服”“背带裤子”，把孩子们打扮得很精神。

二妈家口大，家底薄，但她心疼二伯在庄稼地里活儿重、出大力，每天想尽办法调剂饮食，让二伯吃饱饭能有力气干活。她也常说，孩子们正在长身体，不能让孩子们亏嘴，有点好吃的她都分给孩子，自己舍不得吃。

伟大的母爱，情深似海。

二妈知道自己没有文化，尽管家里经济条件差，孩子们上学缴学费、买课本、文具等，用着花钱的时候，她总是想方设法解决，从来没为难过孩子。

二妈还是个孝顺媳妇，吃的、用的，她从来没缺着婆婆的。婆婆八十多岁了，洗衣服、收拾家务等事儿，二妈都包了。有一年，婆婆身上患瘙痒症，饱受瘙痒折磨，二妈经常用苍耳子烧水给婆婆清洗患处。听说山里有一种“独角毛根”的药材能治瘙痒，她顶着烈日，中午头上山去采药。挖到药材，她在瓦片上焙干，研成粉末，用香油调和好给婆婆涂抹在患处。经过多次涂抹，婆婆的瘙痒症竟然被她治好了，再没反复，婆婆的痛苦解除了。别人问起婆婆怎么治好的病，婆婆一个劲儿地夸儿媳孝顺！

二妈在街坊邻居中也颇受尊敬。年轻妇女不会做的活儿，都爱请教二妈。二妈都会满腔热情地告诉人家，教会她们。谁家有个什么难处，借个东西，只要二妈家里有，从来不拒人家的面子，痛痛快快地帮助人家。二妈也教育孩子们要有助人为乐的精神，告诉孩子们：“助人就是助自己！”

二妈的言传身教，像指路明灯一样照亮了儿女成长的道路，更成为孩子们享用不尽的精神财富。

虽然只是一名农家妇女，二妈的谆谆教诲、养育之恩，深深地铭记在儿女们的脑海里，终生不忘。

我们怀念您，二妈！